

南華真經卷之三

貞四

南華真經卷之三

真四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  
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  
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  
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  
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  
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  
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  
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  
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  
子曰大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  
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

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  
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  
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  
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于天下齧缺  
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  
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  
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  
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  
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怙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  
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  
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  
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  
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  
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  
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  
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  
自此始矣天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佹佹乎耕  
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  
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  
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

大順夫子向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  
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  
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閻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不敢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覓覓然驚曰覓也  
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  
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  
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  
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捍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貞四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  
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  
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  
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  
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俞其弟子曰向之人何  
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溥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昧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  
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  
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  
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  
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

貞四

六

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  
給之之為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  
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  
施鬣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  
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



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  
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  
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  
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  
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  
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

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  
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  
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  
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  
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

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  
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  
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  
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  
弁鷗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  
外重纏繳睨睨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  
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  
以為得矣

頁四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  
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  
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  
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  
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  
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  
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  
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  
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  
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  
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  
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

貞四

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

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  
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  
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  
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到  
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  
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  
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  
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  
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  
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  
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繡士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

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  
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  
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  
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貞四

上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  
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  
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  
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  
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  
顙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  
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  
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貞四

十三

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相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相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弛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

真四

十四

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  
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  
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  
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  
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

貞四

十五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然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  
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  
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  
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感其首脊蘇者取  
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  
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  
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  
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貞四

十六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  
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  
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枳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躡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  
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  
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  
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  
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明弗

聞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  
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嗜膚則通昔  
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

貞四

十八

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  
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喟予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  
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八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  
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  
虻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蹇蹇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  
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  
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  
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  
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  
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响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  
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

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凜凜散朴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  
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  
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  
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

貞四

二十一

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  
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  
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  
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  
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  
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  
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  
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  
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  
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  
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  
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頁四

二十三

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於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  
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入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道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  
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  
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彊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貞四

二十四

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  
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  
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  
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  
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  
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敗弗爭不多辭

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  
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  
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  
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刻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

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  
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  
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白此觀之爭讓之禮  
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  
鷓夜撮蚤察豪未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  
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  
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  
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  
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  
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  
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吟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

貞四

一十六

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  
變無時而不移何為平何不為平夫固將自

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真其鱗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  
謂蛇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  
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  
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  
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  
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  
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  
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  
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跨踣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

頁四

二十八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蛙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  
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徃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

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徃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徃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徃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  
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弗爭故夫子胥爭之

貞四

三十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  
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嚔嗽然

頁四

三十一

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古之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  
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  
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撤以馬捶因而問  
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  
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  
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  
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  
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  
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之識子欲之乎鬻髀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

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  
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  
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  
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

貞四

三十二

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  
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攘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樂得水則為鱣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十日

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  
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贅  
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頁四

南華真經卷之三



